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七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詩二

車鄰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集傳曰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

按安城劉氏曰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葢以朱子謂君子為秦君不言仲疑此詩為作於襄公之後也据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

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詩序秦仲始大之說蓋與此同也竹書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仲既為大夫則受地視伯得備寺人之官也宜矣何必疑此為作於襄公之後

蒹葭序云刺襄公不能用周禮也集傳曰不知其何所指

按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次于陽樊晉語倉葛曰陽人

有樊仲之官守夫周以陽樊賜晉而人不服則以郊周賜秦而人豈能遽服乎時襄公新得周地周禮具在而襄不能用周之遺士素秉周禮者褰裳去之托居水涯西周之民不復見周官威儀於是有伊人宛在之思正與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一感嘆耳觀陽人不忍去周則郊人不忍忘周可知

晨風序云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集傳曰婦

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扊扅之歌同意

按韓詩外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擊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對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乃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觀此則晨風葢父子之詩而非夫婦之吟也安必以忘我

二字與扊扅之歌同意遂改為婦人以夫不在而言無衣序云刺用兵也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朱子言序意與詩情不協

按秦康公之元年春秋魯文公之七年也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十年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此無衣所以刺用兵也王于興師者王肅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

安在與詩意不協

宛丘序云刺幽公也集傳曰國人見此人常遊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按詩子之湯兮毛傳曰子大夫也鄭箋曰子者斥幽公也二說不同故朱子集傳但云此人之遊蕩不言所指然既曰坎其擊鼓又曰值其鷺羽恐非君未有是樂故小序以為刺幽陳世家幽公十二年厲王奔彘凡在位二十三年公卒㨗竹書紀年幽公二十二

年卒是史誤也

衡門序云誘僖公也集傳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按序以為誘僖公朱子謂其因謚而配以此詩據陳世家僖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是周室中興之日正僖公奮發有為之時而乃愿而無立志故作詩者誘進之見衡泌可安比國小可以有為後云齊姜宋子者見人當自强豈必有大國之援總以誘掖其君耳若

謂因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序者因配以此詩未必然也

東門之池序云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集傳曰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按集傳以東門為會遇之地漚麻為所見之物詩何以又言彼美淑姬言彼美則非所會遇者可知豈非所見者在此所思者又在彼耶水經注陳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不

耗竭可以漚麻漚菅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耳

墓門序云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集傳曰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按左傳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注免桓公太子詩蓋以桓公卒而亂作故因以墓門起興夫也不良剌陳佗無良師傅序傳必有所授豈真以佗為

亂賊被殺遂以無良之詩與之哉

防有鵲巢序云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集傳曰此男女之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按陳世家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此詩當作於是時而言誰侜張太子為予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也箋以所美謂宣公非是朱子謂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何國風之多淫耶

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集傳曰此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

按鄭譜云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蜉蝣蓋昭公詩也其君臣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蜉蝣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曰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鄭箋曰掘地解閱謂其始生

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夕則深衣也顧麟士曰按古人所用帛以絲布以麻以葛木棉自後代始入中國故經傳中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喪服始用麻也觀玉藻注皮弁服朝衣矛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為鮮潔云麻衣猶布衣之謂序以為刺其君者是也

鳲鳩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

按前候人序刺共公好近小人後下泉序疾共公侵刻下民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曹昭公以魯僖七年卒共公即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之君果足當斯美乎序以為刺不壹者是也集傳曰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据月令季春之月鳲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既言鳲鳩又言戴勝舊説以為一物者非也

魯詩世學云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周公作此詩本名豳

風葢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末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鴟鴞東山狼跋九罭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刻是也

按周禮春官籥章歙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其周公自名豳風理或然也又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

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周公之東乎則是東山諸詩本繫之豳風明矣世學之說未足据也

七月詩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曰豳公子親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按求桑采蘩女子事也豳乃使公子親率之乎朱子

謂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許嫁之女預以遠父母為悲然則此治蠶之女果即豳公之婦乎且采蘩祁祁既曰衆多而女心傷悲止同歸之一人乎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注曰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稱公子豳公之女得稱公子也當日豳公之化婚姻得時故公子至貴于歸不愆而國中婚嫁各及其時雖貧賤之女

采蘩衆多猶得及與公子之貴同歸耳故曰豳風

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稚子

指成王也集傳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

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按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今云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豈既誅之後

而又閒坐一年乎竹書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周

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

郊遂代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是居東乃避居於東都而非謂東征也且既云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下又云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豈管蔡既誅而尚存乎且以無毀我室指管蔡則以鸋子指成王既取我子所取者又何指乎惟廬陵劉氏謂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室是也詩意言武庚誘致羣叔共相背叛罪不容誅則亦既取我子而殘賊之矣其得毋又毀我王室乎夫抑思恩

愛勤篤先王之鬻養斯子誠可憐憫者乎安城劉氏
謂此詩歸罪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公以此
貽王其欲動成王以親親之誼者至矣
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莆田鄭氏曰
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
以大於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
有小吕大吕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
按樂記云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則是人之歌雅大小必問所宜也上林賦掩羣雅張揖注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則是雅必分以小大者材亦各有所分也鄭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孔氏曰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

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賔皆歌鹿鳴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若然則用樂以尊卑為差等而小雅大雅亦自有差等之不同也其别之為大小者或亦如詩之長歌短歌詞之中調長調後世失其傳而不知耳明鄭世子朱載堉律呂精義曰詩三百篇皆周樂所奏其國風凡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小雅凡七十四篇皆徵調大雅凡三十一篇皆宫調周頌凡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商頌五篇純用商調風雅頌為

調不同粲然而迴殊有條而不紊使鼓鐘于宫聲聞于外不辨其文辭字義亦知所奏者為風為雅為頌苟無一定之調其音無所分别則又何以謂之風雅頌乎合數説觀之古樂器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者正謂此耳豈漫然别為小雅大雅也哉

出車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集傳曰天子周王也

按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据竹書紀年殷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又

四年為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是時文王為西伯則詩曰王曰天子皆殷王也尚書傳曰文王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出車之詩葢作於是時不得以王命南仲為周王也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集傳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辭

按儀禮燕禮鄉飲酒禮具有是詩之名所謂升歌三終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者笙奏

南陔白華華黍也間歌三終者歌魚麗則笙吹由庚間之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間之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也合樂三終者歌關睢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也如以為笙吹由庚由儀有聲無辭則笙吹鵲巢采蘋亦可謂無辭乎如以為笙奏南陔華黍有聲無辭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鐘師注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金奏與笙奏同

一奏也豈金奏有辭而笙奏獨無辭乎且南陔一詩在鹿鳴之什而蓼蕭湛露諸詩又在白華之什設使有聲無辭尚可並謂之什乎禮記經解下而管象示事也孔氏疏曰桒周頌維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則象武用管有詩明矣鄭夾漈曰若笙詩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笙入三成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宫則管詩有辭矣管詩與笙詩無異豈笙詩獨無辭

乎是則笙詩之亡也亦猶管詩之亡耳世以斯干為新宫未必然也即以斯干為新宫可見其有辭矣故舊説謂亡其辭亦如商頌十二篇而卒亡其七也

蓼蕭序云澤及四海也朱子曰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

按鄭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氏曰經所陳是四海均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説其朝見光寵

也豈但見零露之云以為澤及四海哉

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

按集傳曰此亦燕賓客之詩及自作白鹿洞賦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仍依序説矣

吉日序云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按詩既伯既禱毛傳曰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必先為之禱其祖據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

駟春祭其常也宣王以田而禱之是謹其細微也詩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非接下而何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非自盡以奉上而何

庭燎序云美宣王也朱子曰自鴻鴈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按劉向列女傳云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勤於政事早朝晏退是可證為宣王時詩也又祈父刺宣王也朱子集傳曰今攷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

為宣王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曰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亦不以為宣王詩乃他日又曰宣王晚年怠心一生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小人乘間用事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白駒之詩賢者去而不肯留則均為宣王詩矣烏在鴻鴈以下時世多不可考哉

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集傳曰舊說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

必為是時之詩也

按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晉荀勗曰汲冡所得紀年葢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葢襄王也汲冡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朱子生數千年後乃欲憑空而廢之何也

無羊序云宣王考牧也集傳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按鄭箋曰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孔氏曰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徐與喬曰宣王之牧正梁鴦能馴鳥獸王使毛丘園傳其術鴦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怒哉亦第順之使喜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雌雄在前孳尾成羣是可

以為是詩之證也

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集傳曰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姑闕焉可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詩所謂尹氏太師即是人也孔氏曰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

一人也又十月之交有家伯冢宰則家氏在仕籍者多矣

正月繁霜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集傳曰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按昭十七年經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伐鼓用牲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竹書紀年幽王二年岐山崩三年

王燮褒姒四年夏六月隕霜詩所云正月繁霜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非汎言霜降失節之謂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為刺厲王幽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則是幽六年日食之時猶是番為司徒也序以為刺幽是也

雨無正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鄭曰當為刺厲王

按孔氏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為之立名元城劉氏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按洪範庶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孔傳曰極備過甚則凶極無不至亦凶孔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詩以雨無極立名而不用詩中字者葢用洪範語也竹書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則是汾王未陟時五年之中大旱不雨是雨無也是洪範所謂極無凶也降喪饑饉旻天疾威謂此也正大夫刺王即詩正大夫離居之同官也既同官為正大夫則當共任其勞勩何今者王流于彘悉皆散處竟無復知我之勞勩者於是作詩以刺王而兼以責之也汲

冡書謂汾王時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其以雨無名篇者正非無據然則詩序雨無句正大夫刺幽王句正字屬下則得矣朱子謂此詩為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以詩有曾我暬御乃作詩者自我耳然此所謂我亦如前所謂我不敢傚我友之類豈我友亦即我哉

小旻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亦當為刺厲王

按前篇雨無正曰旻天疾威此又曰旻天疾威故以

為小旻也爾雅秋為旻天左傳旻天不弔旻天豈有
小義哉鄭以為刺厲王者竹書厲王八年初監謗周
本紀厲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詩曰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蓋
謂此也
小宛序云大夫刺宣王也集傳曰此大夫遭時之亂兄
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按是詩葢刺宣王不能善其子也言鳴鳩雖小飛可

戾天太子雖小便當以遠大期之念昔先人之奔彘當有懷二人以思幹蠱庶幾乎有子考无咎也則太子雖小宜蚤諭教選左右彼乃童昏無知壹醉日富天命所去能再來乎夫中原有菽采則得之豈無善人之可采小蟲而螺蠃負之不似者可教而似教誨爾子用善而似之可也日邁月征當令其無忝所生顧乃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獄有非所宜而宜者即握粟而預卜其他日又何

能以自善哉蓋為太子者温恭小心惟恐隕墜可耳
作詩者於宣王之時已知西周之必亡於幽故以為
剌宣也
大東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
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鄭夾漈曰啓明金
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
日將没則西見實二星也毛傳云一星非也
按韓詩晨出東方曰啓明昏見西方曰長庚前漢郊

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賦衛生設策長庚入昴魏都賦彼桑榆之末光為長庚之初輝馬融廣成頌曳長庚之飛髾太子賢注長庚即太白朱子曰啓明長庚皆金星也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歷考諸說則以為二星非矣

無將大車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集傳曰此行役勞苦而思憂者之作

按易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王弼注曰任重而不危詩人之意以大車喻在位者始以為可任重扶進之孰知其既進也則蔽傷己之功德使不得出於光明如塵飛冥冥之汚人哉孔氏曰此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小人也朱子乃謂其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何哉

鼓鍾序云刺幽王也朱子曰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耳

按歐陽傳云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又自成
王時淮夷不為周臣宣王時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幽
王何得作樂於淮上据如歐説成康以來皆不得東
至淮上則詩所云鼓鐘淮上者果屬何代之王也竹
書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皇伯休父從王伐徐戎
至于淮則宣王至于淮可知矣歐謂宣王不自往未
嘗至淮非也意宣王至淮作樂淮上以雅以南以籥
皆和而不僭而幽王舉烽以會諸侯復取是樂而奏

之故詩人為之刺不然幽之時禮崩樂壞安能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哉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念前王正以見今王之荒亂也蘇氏以為幽王之不德樂則是而人則非是也

楚茨序云刺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故君子思古焉集傳曰此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按是時茨棘不除田萊多荒故詩人之意以為伐除

茨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藝黍稷爾此所以為剌也又濟濟蹌蹌絜爾牛羊孔疏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彼公卿有田禄者祭祀得備牛羊乎鼓鐘送尸集傳曰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据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而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彼公卿有田禄者果得用天子之禮尸

出入奏肆夏乎又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集傳曰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據孔氏疏曰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彼公卿有田祿者果得備諸宰乎其妻得稱君婦乎如此類者皆可疑也

信南山詩云南東其畝集傳曰畝壟也劉氏曰其遂東

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

按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一耦之伐深尺廣尺謂之甽鄭氏注云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甽畎也疏云兩入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又周官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疏云槀詩有今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

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以此推之朱子畝壟也畝當是甽之譌耳

甫田序云刺幽王也鄭箋曰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集傳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按詩倬彼甫田毛傳曰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集傳曰甫大也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田以為禄食

如此則甫田與大田何異也陸氏釋文曰倬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又按爾雅曰菿大也甫我也下云我田既臧則甫田猶我田也言以明大之我田於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十千而已竹書宣王元年復田賦作戎車幽王二年初增賦此作詩君子所以傷今而思古也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其曰凡國恐亦非公卿有田禄之家之禮也

瞻彼洛矣序云刺幽王也集傳曰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按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集傳曰韎韐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鄭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据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則是當元二之際君父之喪初除韋

弁韎韐自洛而來適有伐鄶之命以作六師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詩當作於是時也若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狩于甫不聞其有征伐之事也

賓之初筵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集傳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

按國風二雅衛武公之詩有三淇澳美武公之德故

列之於風賓之初筵武公以刺時言君臣上下沉湎淫液之事故列之於小雅抑武公刺厲王言天子之事故列之於大雅若如集傳之說以賓筵為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仍為一人之事何不並列之風乎魚藻序云刺幽王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武王焉集傳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按竹書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懿王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而鎬京宫室廢圮至宣王八年復於鎬京營建宫室此斯干所由作也幽嗣位居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以武王始營鎬而思之焉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曰此魚藻之義也遂殺之是也朱子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豈樂飲酒遂足美哉

采菽序云刺幽王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集傳曰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按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賜魏絳絳辭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引是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又引書居安思危敢以此規則是詩非純美可知也若以為天子之答魚藻詩有曰天子所予天子命之殿天子之邦天子葵之又不免有翹然自多之意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是亦諸侯朝於方岳之事也故序謂刺其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而思古

白華序云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作是詩集傳曰申后作

按詩句有四之子朱子曰之子斥幽王也又有兩碩人朱子曰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既斥之而忽尊之何稱謂之不倫也鄭箋曰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其於詩義愈失之遠矣惟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懐念之而勞心序以為周人刺幽后褒姒者是也集傳謂申后自

作故於碩人之解不無委曲也

漸漸之石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

按詩序云命將率東征以詩有武人東征句也西戎北狄荆舒南蠻而乃命將帥東征何也竹書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水經注曰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幽王

命將帥東征葢謂此耳是時王師敗逋故詩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不然戎狄叛而荆舒不至胡用東征為役久病在外哉

管城碩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管城碩記卷八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詩三

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曰受命者受天命而王天下集傳曰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

按史公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帝王世紀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

王矣凡此皆諸儒之妄說也尚書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注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鄭康成云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竹書注殷文丁十一年王執季歷于塞庫季歷困而死明年為文王元年又十年帝辛立立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沈約曰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計受命得專征伐之年至此凡九年也帝辛四十二年西伯發元年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是武王於是時尚襲稱西伯未嘗稱王也况文王乎即以受命為誕受天命亦自後人而言之又安得有受命改元之事哉

綿序云文王之興由太王也集傳曰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按古公亶父毛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鄭箋曰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集傳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按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是公爵也亶父名也古公猶言先公也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蓋此時也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竹書殷帝辛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詩所謂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蓋此事也棫樸之所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之事也

皇矣云因心則友又云受禄無喪奄有四方集傳曰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禄而不

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

按因心則友當言因太王之心而致其孝是以能悌而致其友友於泰伯也受禄無喪即所謂受禄不誣非謂受天禄也竹書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明年為王季嗣位之元年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

之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所謂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者此也毛傳曰奄大也爾雅曰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則是奄有四方者乃荒大其四境指王季言非謂至於文武遂有四方也

靈臺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按詩含神霧云文王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竹書殷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則靈臺之詩葢作于文王受命之八年也三輔故事云靈臺在豐水北經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廱今靈臺之詩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是辟廱靈臺為最近也莊子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廱申培詩說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据詩

以虡業賁鏞鼓鐘辟雍並言則莊子申公之説或非無據要亦作樂於是地故亦以是而名其樂也至武周既有天下明堂大學皆遵其式韓詩辟廱為天子之學大戴禮明堂外水曰辟廱朱子曰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皆據後事而釋之其實詩之靈臺非天子之臺詩之辟廱亦非天子之學也若文王有聲鎬京辟廱乃可以為天子之學耳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竹書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逸周書文王在鎬召世子發作文傳則此云考卜維王固文王也至下云武王成之乃所謂武王之都鎬耳

下武序云繼文也武王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集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

按下武維周毛傳曰武繼也鄭箋曰下猶後也朱子不依舊說而以下武之武為武王繩其祖武毛傳曰武迹也朱子曰武迹也來世能繼其迹又何不以繩

武之武為武王夫武繼本之釋詁武迹本之釋訓皆爾雅文也一從一不從何也據此詩一云成王之孚再云成王之孚當是美成王而作或疑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所謂四方來賀者此也書洛誥成王告周公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所謂於斯萬年者此也文王集傳辨鄭譜有云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此又何獨不然也

生民詩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敏疾也集傳曰帝上帝也敏拇也

按鄭箋曰帝上帝也敏拇也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朱子集傳蓋本于此其以帝為上帝者以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故也然郊禖之時即有巨人之迹安知其為上帝之迹也据大戴禮帝系篇帝

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集傳以為高辛氏之世妃者非也其初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無子之疾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遂震有娠以生后稷姜嫄以為不祥而棄之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生民之靈異古亦有疑之者乎而究之無可疑也帝王世紀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左傳宗

为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博物志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濵亦是類也牛羊腓字之云者如邳夫人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見於左傳昆莫生棄於野烏㗖肉蜚其上狼往乳之見於大宛列傳槖離國王有侍女見有大氣如鷄子從天而下故有娠産子東明置之猪圈猪嘘之置之馬蘭馬嘘之見於王充論衡英傑之生與衆不同類如此耳况聖人而子孫世

有天下者乎

以歸肇祀毛傳曰肇始也始歸郊祀也集傳曰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按後云上帝居歆郊天之祭也稷始受國不應郊天假令以高辛之後承用郊禮又不應言肇祀也葢此是武周既有天下始祭后稷以配天也竹書殷帝辛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是周人始祀于上帝也始祀于上帝而配以稷所謂后稷肇祀

者是也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所謂以興嗣歳上帝居歆者是也詩蓋以后稷配天因述后稷之農事本於天之所生以粒我烝民云爾豈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也哉

假樂序云嘉成王也朱子曰假本嘉字然非嘉成王也按詩干禄百福毛傳曰干求也求禄得百福旱麓詩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

百福干禄焉百福干禄蓋取假樂之句而倒用之也

朱子謂序説大誤其曰百福干禄尤不成文理過矣

至此篇之序所謂嘉成王者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舍

成王何以當此序説正未可盡非

公劉序云名康公戒成王也集傳曰公劉后稷之曾孫

也事見豳風

按豳風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

地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

祖不應共當一世据竹書紀年夏帝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曰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是公劉於少康之時復嗣后稷之官而居豳括地志云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以名鄭箋以公劉夏之始衰見迫逐而遷於豳非也

其軍三單毛傳曰三單相襲也集傳曰三單未詳

按孔疏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發部在道三

重為軍備禦之也觀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則是整治兵器方開道路以去之豳故以三單相襲防鈔掠也鄭氏謂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令公劉遷豳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夫周自不窋失官竄居戎翟之間其孫公劉始復田稷安得遽有三軍適滿其數而以無羨卒副丁因名為三單耶

卷阿序云台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集傳曰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

戒

按竹書成王二十三年王遊於卷阿召康公從是卷阿之詩蓋作于是時也豈弟君子維君子使舊云樂易之君子在上位者朱子辨之曰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然泂酌傳注皆以豈弟君子為設祭有道德者惟自作集傳以為指王安可執此以議小序哉且以君子指成王則通篇皆頌聖之語而又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者何哉

爾游爾休集傳以爾君子皆指王是將解之曰豈弟之王俾王彌王之性乎王多吉士維王使媚于王乎若謂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彼小雅六月傳曰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豈謂王自征以佐天子哉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集傳曰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

按本紀厲王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

國人謗王則是夷公者詭隨者也王眠而縱之以致民謗之惛怓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也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也厲王十二年奔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言太子雖是少年小子而所為實廣大王雖在彘實欲玉女于成也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若厲王即位十

有二年流于彘不應尚稱小子故知召公此詩刺厲王兼以戒宣王也

板序云凡伯刺厲王也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按板蕩皆稱上帝毛傳曰上帝以稱王者也序言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是也張耒明道雜志曰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太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

本意然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又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是唐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

抑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集傳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按楚語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

詩而不離於其側則一本之於國語而以為刺王也王朝有雅列國有風惟刺王所以列之於雅若僅為武公自作列之小雅且不可況大雅哉朱子以序說為刺厲王者誤女雖湛樂從則曰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据鄭箋以女為女君臣雖好樂耆酒相從不念繼女之後人將效女乎此釋女字為較明豈有使近臣誦詩而命之呼已為女為爾為小子者乎即命呼已為女為

爾為小子修爾車馬用逷蠻方周禮九服其第六服者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武公諸侯耳而使人命之逷蠻方乎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四年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所謂修爾車馬用逷蠻方者此耳豈武公自有逷蠻方之責乎周本紀芮良夫諫厲王曰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所謂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者此也夫小子幼少無知或為

所潰亂耳今乃亦聿既髦矣亦既抱子矣而猶然爲無知之小子則亦竟謂之小子可乎考年表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其齒當四十餘厲王無道已熟悉之又歷五十餘年則幽王時也武公有感於時事不敢顯言王失追刺厲王以寓其意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非必睿聖武公身有是事當時必有所指可知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豈非以厲王流彘而喪厥國欲使後王

之鑒之猶所謂殷鑒不逺者哉故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集傳曰舊說以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按竹書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仍叔之詩正賦其事也孟子引是詩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趙岐注曰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

民也孫奭疏曰孑單也朱子曰孑無右臂貌言民無復半身之遺者㨿爾雅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孑孓蜎孑音結孓音厥孑無右臂孓無左臂若謂靡有孑遺靡有右臂半身之遺者恐仍叔之意未必然也

崧高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曰此為吉甫送申伯之詩非專為美宣王而作

按竹書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即是事也詩云王命

申伯式是南邦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非王之美而何

烝民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集傳曰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送之

按竹書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即是事也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兖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王以其近齊故命之城齊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則所

以爲王者可知矣城彼東方毛傳以爲去薄姑而遷臨淄非也史記齊世家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時獻公率營丘人攻殺之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卒蓋厲王之三年也其子武公之九年厲王奔彘二十四年爲宣王元年又二年而武公卒子厲公立故胡公之子入齊攻殺厲公國人乃立其子赤是爲文公齊城郭不完數遭攻殺王命仲山甫城之蓋在齊文公時也朱子疑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城郭

之守是也

韓奕序云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曰序說淺陋無理既為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何足為美

按竹書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詩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謂此也觀菀柳篇集傳曰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則宣王之能錫命諸侯諸侯來朝為作韓奕以美之不亦宜乎竹書成王十二年

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謂此也至宣王之時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又别為北方之韓也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日下舊聞曰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方城縣也金史志曰薊州玉田縣有韓城鎮北遊紀曰房山縣有韓姞岧國門近游録曰由韓姞岧而西從小徑入孤山口晉濟寺詩云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此其遺址也鞥城之韓乃先祖受命之地

故吉甫作詩首叙梁山韓望焉竹書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即此而北方之韓不知為誰滅也

江漢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集傳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按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即是事也竹書宣王元年作戎車既出我車鄭箋曰車戎車是也

常武詩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曰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集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

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

按竹書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程伯休父命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蓋此事也孔疏曰言王命南仲于太祖者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太師三公之官則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

為上將皇父為監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于王命親兵也據竹書皇父為太師在伐徐四年之前疏云新為太師者非也集傳云卿士即皇父之官太師皇父之兼官非也至謂南仲為太祖兼太師字皇父者豈皇父即南仲之後耶其説蓋本于鄭箋而亦非也竹書武王十二年夏四月饗于太廟命監殷則命監軍於太祖之廟固其宜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集傳曰程伯休父周大夫

按孔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曰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據竹書殷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殷文丁五年周作程邑殷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三十二年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

豐宣王時以休父爲司馬食采于程如春秋毛伯單伯之類韋氏乃以爲程國伯爵者以程爲畿内之國也

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箋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集傳曰實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按竹書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無朝諸侯事鄭說誤也竹書成王七年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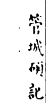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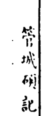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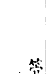
公復政于王三月名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則率之以祀文王升歌清廟當在此時然此時公已致政于王無復居攝之事矣集傳以為居攝之七年非也禮明堂位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是時竹書未出故所言皆不得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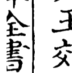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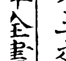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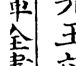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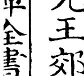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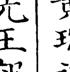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鄭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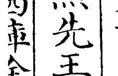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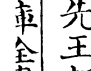
按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鄭以為武王制焉非也禮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象與清廟對則象為詩篇可知据序説維清即象文王世子注以象為武王伐紂之樂記文又何以别云舞大武哉至肇禋迄用有成据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始以文王配帝故曰肇禋

鄭箋謂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非

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朱子曰天地合祀乃瀆














亂不經之禮序說為不通

按尚書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郊祭天社祭地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不言事天地地統乎天猶之母統乎父也其主分者蓋以冬日至於南郊祀天夏日至於北郊祀地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各有依據然先王郊祀天地一歲之中自有分合不得泥於一

說也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二至日之郊葢分祀也其餘如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至日郊而迎氣則合祀焉地從天饗不別祀也所以有分有合者不合不親不分不尊分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

時邁序云巡狩祭告柴望也集傳曰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初狩方岳誥于沬邑詩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葢謂此也孔疏曰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執競序云祀武王也集傳曰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又曰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説見前篇

按前篇時邁傳後引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是執競為周禮九夏之一也夫周禮作於周

公不應昭王以後之詩預列於九夏故毛傳以不顯成康為成大功而安之鄭箋以成康為成安祖考之道不然豈不知周有成康二王而故為迂且曲乎歐陽永叔曰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朱子信之以此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則靡詩云文武維后集傳又何以不云文武二王蘇氏亦不信歐陽之説謂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之奄有四方者非自成康始也序傳何可廢也

思文序云后稷配天也集傳曰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按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
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則詩當作于是時鄭箋引書
說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
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夫
穀也而謂之牟麥可乎哉
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
序說誤

按竹書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臣工之詩當作于是時詩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序所云遣於廟者此也易所云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者此也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太祖也鄭箋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詩人述其事而歌焉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夏四月王歸于豐饗於太廟作

大武樂十四年殷薦于太廟遂大封諸侯序云始作樂而合乎太祖者當在是時周自武王有天下至成王六年而始合樂於太祖之廟無是理矣

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朱子曰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詩辭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為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恊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誤也

按孔氏疏曰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

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据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則是大事者祫也有事者禘也龎禘太祖者謂成王以文王為祖也詩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祭法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祖則太祖皇考得通稱矣故馬

融曰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也朱子集傳既以皇考為文王復以宣哲文武為美文王之德又以古禘於文王與序不恊何也意以綏予孝子為武王則文王不得為太祖矣因以既右烈考猶皇考不以烈考為武王書君陳曰武王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何得獨以烈考為文王耶至以雝詩為徹祭所歌亦名為徹不過因論語三家以雍徹而遂謂此詩亦名為徹可乎

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朱子曰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序說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當即此也曰求厥章集傳以為先言其來朝禀受法度非諸侯始見之時何以云此

武序云奏大武也集傳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歌此詩以奏之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按竹書武王十四年作大武樂此詩為奏大武之樂歌則作於武王時矣其稱武王者以其為有武功之王也如商頌武王靡不勝武王載旆不必以武為謚也

閔予小子序云嗣王朝於廟也集傳曰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此詩當作於是時据毛詩孔氏疏曰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

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序所謂嗣王朝於廟也朱子小序辨謂序說不能究其本末何也

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也朱子曰序說亦不能究其本末

按竹書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八年春正月王始莅阼親政鄭箋曰成王始即政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詩訪予落止毛傳曰訪謀也集傳曰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

將謀之於始則仍用序說也

小毖序云嗣王求助也集傳曰此亦訪落之意

按逸周書曰成王即政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

麥解序云求助蓋有所本也

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也

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按詩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非有以祈之可乎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不有以報之可乎此祈報所以異也朱子謂載芟未詳所用何也又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元日命民社社與藉異月而詩序連及之者事皆在春也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立社曰王社王社在藉田中故載芟為春藉田而祈社稷殺時犉牡續古之人謂續先祖奉祭祀此謂報賽之樂歌故良耜為秋報社稷也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曰序誤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郝氏曰此祈蠶之尸靈星龍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為龍精尸以象之蠶為絲故衣絲

按通典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祀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龍祥晨見而祭之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据此則靈星之尸葢言祭靈星時而為后稷之尸

耳五經通義曰絲衣其紑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又曰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然按淮南子主術訓曰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靈星之有尸久矣郝氏以此為祈蠶之詩蠶為絲故衣絲檀弓爵弁紂衣鄭注紂衣絲衣也賈公彦曰紂緇皆染色在布為緇在帛為紂而乃謂蠶為絲故衣絲非也

酌序云告成大武也集傳曰酌即勺也内則十三舞勺

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按孔氏疏曰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据竹書成王九年有事于太廟初用勺則此詩為告成于太祖之廟有明徵也又按申培詩說曰勺亦頌武王之詩為大武之五成

賚序云大封于廟也集傳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

章而序以為大封于廟也

按孔氏疏曰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如謐所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据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西夷諸侯伐殷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十三年殷薦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是大封乃伐紂之次年事也

般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集傳云

般義未詳

按竹書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此詩葢述其事也許氏說文云般旋也眉山蘇氏云般遊也般旋般遊正是狩于方嶽徧于河海之義申培詩說曰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

魯何以有頌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

按鄭譜及孔疏魯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至文公之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夫頌以形容功德而主告神明者也國人美僖公之功於既薨之後作頌以告於其神孔氏謂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非也蓋魯之所以有頌而無風者為内諱也彼南山敝笱載驅猗嗟諸詩皆刺魯桓公文姜及莊公也乃不係之魯而係之齊豈非以淫亂無恥之行當為内諱而姑托之於齊風以

見志與或謂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廵守不陳其詩是以魯宋獨無風有頌然則有頌者即不得有風矣何以有周頌而又有王風有豳風而又有豳頌乎要之魯頌頌禱之辭也葢頌體也頌體則頌之非云僭也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是則雅頌之聲各自為別乎即魯頌駉篇序曰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頌體豈云著之於篇以示僭故不列之風而列之於頌乎舒

援曰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此則於周頌稍有微别者乎

有駜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按詩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明義明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箋曰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非君臣有道而何

泮水序云頌僖公能修泮宫也陸氏釋文曰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集傳曰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

按通典曰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泮魯之水名魯侯建宫於其上因水以名宫僖公盖從而修之蘇氏曰僖公因舊而修之是以不見於春秋左傳晉侯濟自泮泮盖為水名可知鄭箋謂泮之言半陸氏謂半有水半無水未必然也据明堂位類宫周學也鄭注類班也所以班政教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

事於頖宮則魯於泮水立學以班政教故謂之頖周人尊魯因以泮宮為諸侯之學泮與頖音同故也觀振鷺于彼西廱孔氏曰澤名為廱在西有此澤朱氏曰辟廱在西郊故曰西廱知辟廱以水得名則泮水之為水名又何疑乎

閟宮云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曰翦齊也鄭箋曰翦斷也集傳曰翦斷也太王王迹始著葢有翦商之漸矣

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而皆不免一旦流離播遷徙居岐陽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邑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當是時始免播遷適當新造遽欲斷商可乎楊用修以說文引詩作戩商戩福也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於是以詩之翦字為誤其實非也爾雅釋詁曰勞來强事謂翦籛勤也太王實始翦商葢謂實始勤商耳與周書太王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相合何當以翦斷訓也

玄鳥序云祀高禖也集傳曰玄鳥鳦也高辛氏之妃簡狄祈於高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史記

按毛傳曰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祈于郊禖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初未嘗有吞卵之說也惟史記及鄭箋謂鳦鳥翔水遺卵簡狄吞之歐陽修以為怪誕蘇洵以為簡狄其喪心其實非也蓋古無食卵之事簡狄以高禖見鳦遺卵取而吞之及生契遂謂天所命而降之

以祥非謂無人道而生契也秦本紀曰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則吞卵者不獨簡狄矣抱樸子曰夏后時始食卵簡狄之時無食卵之事故因以吞卵為異而記之耳

殷武云奮伐荆楚孔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按方城范氏所藏曾侯鐘銘曰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韵章商曰祀周曰年銘稱祀者葢商之

楚也竹書殷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尚書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則此銘言五十六祀者正高宗時楚君也

管城碩記卷八